

征稿:<海韻>文藝副刊歡迎惠稿,舉凡短篇小說,散文,現代詩歌,古典詩詞,曲藝雜談,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,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係,文長勿超過千五字,詩(每首)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

投稿郵箱:shangbaohaiyun@sina.cn

fax:63-2-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,聯絡電話。

## 躲進床頭的蟋蟀

馬寶學

「瞿，瞿，瞿——」「瞿，瞿，瞿——」當我打開位於一樓的臥室門時，那富有節奏的、清脆的聲音就傳進了我的耳朵。我斷定這是一隻蟋蟀的聲音。

這聲音太熟悉了。在我家鄉土地上聽過，這是一種根植於我心靈深處的聲音。在家鄉那伏耕過後的麥地裡，在那被打理得平展舒坦等待種麥的土地裡，到處都有蟋蟀輕快靈動的身影。它們在綿軟的泥土上跳躍嬉戲，發出「瞿，瞿，瞿……」的叫聲。不過，那時候它們的叫聲動聽多了。無數個聲音從不同方向傳來，或低沉，或高昂，或輕快，或悠長，那時的它們像是在演奏一首交響樂，樂手們表演得盡興，觀眾們聽也得入迷。

我常常沉醉于蟋蟀演奏的交響樂而不能自拔，父親安排給我的活計我常常因專注於這天籟之音而拋之腦後。該趕牛了，該割草了，該犁地了，該回家了，我常常是在父親的提醒下才回到現實的。那時，我就在想蟋蟀為什麼會發出那麼美妙的聲音呢？

我記得我曾經問過父親，父親並沒有給我給出明確的回答。後來學了《蟋蟀的住宅》一課，老師告訴我蟋蟀是秋天的歌者。它們會在建造房子的時候專門打理出一個大平台，然後在秋天的藍天白雲下高歌、低吟，盡情享受著自己高雅的生活。從那時起，我就相信蟋蟀是天生的歌唱家。它們的到來，就是為了給秋天這部偉大的樂章增光添彩的。

其實，不只是家鄉那些等待收穫的麥地，家鄉的秋天到處都可以看到蟋蟀的聲音，玉米地邊上、草叢裡、小路旁……正因如此，我才無比堅信自己的判斷。

我知道我的臥室迎來了一位不速之客。它不請自來，或許也有它自己的理由吧。要麼是誤入，要麼就是它知道我曾經是秋天交響樂的忠實聽眾，它來是要為我演奏一曲的。

我不知道這只蟋蟀是怎樣，或是以怎樣的目的踏進我這間位於一層，面向菜地的臥室的，反正是當我進入房間的時候它已經

為我盡情高歌了。

對我來說，這是一個不小的驚喜。這聲音讓我想起了流逝的時光，想起了魂牽夢縈的家鄉，也讓我找到了一份內心的平靜，一段可以回憶和遐想的愜意時光。說實話，我是相信這只蟋蟀是專門趕來為我唱歌的。

我靜靜地躺在床上，不開燈，任由蟋蟀的歌聲不斷傳入耳中。那聲音確實好聽，有一種來自泥土的氣息，有一種穿透時空的力量。「瞿，瞿，瞿——」「瞿，瞿，瞿……」那聲音和我小時候聽過的一樣，時而舒緩，時而急促，有時還會在我的不經意中來一個或長或短的停頓。雖然只有一隻，但是那聲音一點兒也不單調。有時我感覺那聲音來自牆角，有時我感覺蟋蟀就在床下，它以變幻莫測的方式讓自己的歌聲震撼著我的心靈。聽著那聲音，我似乎站在家鄉那些廣袤肥沃的土地上，似乎站在家鄉正在熟透的一望無際的玉米地邊上。我似乎正在盡情欣賞著家鄉秋天的風景，似乎正在藉著蟋蟀的吟唱編織著自己人生的夢想。忽然，我覺得自己也成了秋風裡的一位歌者，成了一隻守望在家鄉的蟋蟀。

這是一位久違的朋友，是一位來自時光深處的信使，無論如何我得見見這位我專屬的歌唱家。

開燈，房間裡立即寂靜無聲。我四處尋找，這只蟋蟀似乎懂得我的心思，只發出輕短的一個低音。我循著聲音過去，它立馬又沒了聲息。反覆幾次，我斷定它就在我的床周圍。再找，它便又和我捉起了迷藏。我再次躺在床上，這時一個清晰響亮的聲音從床頭方向傳來。我打開床頭尋早，依然沒有看到那個熟悉的身影。再睡，「瞿，瞿，瞿……」的聲音確實是從床頭發出來的。我知道那只蟋蟀就藏在床頭的縫隙裡，或許它對我還不太信任，或許它還不想和我見面。

我睡意漸濃，耳邊還不時傳來蟋蟀的淺唱，大概它演奏的樂曲已經接近尾聲了吧。我想，也許那只蟋蟀在床頭找到了可供演奏的大平台，找到了舒適的床，它在這裡安了家，對我也毫不害怕。這樣想著，我很快進入夢鄉。夢中，我和那只躲在床頭的蟋蟀正在一起迎接清晨的第一縷陽光。

## 秋天的色彩

趙雅靜

秋天是一幅絢爛多彩的畫卷，它用不同的色彩裝點著大地，展現出生命的豐盈與變化。在這個美妙的季節裡，每一種生命都以獨特而鮮明的顏色呈現。

首先，紅色是秋天最引人注目的顏色之一。當楓葉逐漸變紅時，整個山林彷彿披上了一層火焰般的紅袍。沿著小徑行走，腳下鋪滿了紅葉，彷彿置身於一個夢幻般的世界中。而那些紅得發亮的蘋果、柿子和葡萄更是讓人垂涎欲滴。紅色代表著熱情和活力，在秋天中散發出無窮魅力。

其次，金黃色也是秋天不可或缺

的顏色之一。當稻穀成熟時，在金黃色的稻田中漫步，彷彿進入了一個金光閃閃的世界。菊花、向日葵等花朵也在這個季節綻放出耀眼的金黃色。金黃象徵著豐收和富饒，它讓人感受到秋天的溫暖與喜悅。

而紫色則給人一種神秘而深邃的感覺。在秋天的夜晚，星空中點綴著無數閃爍的紫色星辰，彷彿是銀河流淌在夜空之中。紫菊、紫薇等花朵也在這個季節盛開，散發出濃郁的香氣。紫色代表著高貴和神秘，在秋天中帶來一絲令人嚮往的神奇。

此外，橙色也是秋天不可忽視的顏色之一。

當柿子成熟時，它們變得橙黃鮮亮，吸引了許多小動物前來品嚐。橙色代表著溫暖和活力，在秋天中傳遞出一種充滿生機的力量。

最後，棕色是秋天中大地的主要顏色。

隨著樹葉漸漸凋零，它們從翠綠轉變為枯黃，再到最後飄落在地面上形成一片厚厚的棕色地毯。這個季節裡，棕色給人一種寧靜和沉穩的感覺，讓人不禁陷入對生命的思考。

秋天是一個色彩斑斕的季節，每一種顏色都代表著不同的生命與情感。紅色、金黃色、紫色、橙色和棕色構成了秋天的調色板，讓大自然在這個季節中展現出獨特的魅力。

無論是走進山林還是漫步於田野，我們都能感受到生命的多樣性和豐盈。秋天的色彩讓我們深刻體會到大自然的神奇與美麗，在這個美妙的季節裡，我們應該珍惜每一個瞬間，並將這些美好收藏在心底。

## 秋深莫生愁 草木最解憂

李霞

喜歡站在門外簷下刷牙，早中晚，都喜歡。尤其這秋意漸深的天氣裡，溫度越來越適宜，天空像裝了個大空調。



# 中國作家作品選粹

专栏主编: 溫陵氏 宓月

509期

編者按：為進一步促進中外文化交流，本報副刊自2012年10月下旬起，與中外散文詩學會聯合推出「中國作家作品選粹」專欄，每週一期，題材包括散文詩、散文、小說、詩歌。由學會推薦，每期推出一名作家的作品。來稿信箱：miyue76326@qq.com，http://blog.sina.com.cn/miyue76326 具體組稿工作由《散文詩世界》主編宓月負責。

# 馬東旭的散文詩



馬東旭，出生於河南寧陵。中國作協會員、河南省青聯委員、商丘市作協副主席。在《詩刊》《青年文學》《文學報》《星星》《詩歌月刊》《揚子江》《時代文學》等期刊發表作品50餘萬字，獲得中國散文詩大賽金獎、第八屆中國散文詩天馬獎、揚子江青年詩人獎、河南省散文詩學會優秀成果獎等獎項。出版詩集《父親的黃崗鎮》。

讀《烏衣巷》有感

橋是窄的。  
我在橋上漫道。  
真如鐵。一個人的一生如何才能巧妙地從此岸走至彼岸。彼岸有花開、馨香和悅耳的聲音，有色即是空，沒有種種苦。有野草是真實的，春風吹又生。有夕陽是不虛的。  
燕子衣著美麗的道袍。  
她對人間的愛平等。  
她的領域很大。她飛向溪流、叢澗、麥田、尋常百姓家，也飛向王謝堂前。她是清醒的，她的目光醒著，她看清了世態浮雲，像一個隱士寵辱不驚，不上書。她合乎天地自然，北上與南下。她的黑色是一種慈與悲的光，是屋簷上的一盞燈撐起天穹。無色無

盡。  
時間在滴。  
她在飛，戀著千家萬戶。

讀《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樓醉書》有感

我熱愛邊村。  
房舍和親人是真實的。  
草長成草的樣子。草是草，是真的草，真實不虛。一片葉子裡有無限的血脈流淌，我不能兩次看見同一片葉子，也不能一次看見兩片相同的葉子。羊群散落如星晨，白羊很白，圍成白項圈；黑羊很黑，圍成黑項圈。我不顛倒黑白。我飲酒落淚，我書不盡人願心中的黑雲翻墨、噴癡和慾望。這裡沒有登高望遠的樓，我爬上了最高的屋頂，我不與風議論人的長短。遠處的桑田很小，炊煙是一根細繩子連著穹頂和大地，我看見申家溝的水。  
好像望湖樓下的水如天。  
心如天。我全心全意的傾聽雞鳴犬吠，牛的一聲哞叫，窸窸窣窣的響。種種音彷彿無音。我獲得無上的寧靜。我醒著。  
我不語。我無慾。我一蓑煙雨。

讀《對酒》有感

我喜歡的每一天是我的。  
也是你的。  
我不喜歡的每一天不是我的。也不是你的。但願如此。我讀佩索阿。也讀白居易。在小小的蝸牛尖上。我們在爭執什麼，當我們爭執不休的時候。是關於愛情、夢、灰燼於兩家地界子上的意義，還是碎銀幾兩。  
我煮酒。我對酒當歌。飲酒時只飲酒，大口大口地飲，小口小口地飲。我跑步在暮晚，是唯一的歡愉。我不思索，我的思想不朝任何一個方向轉動。只有一呼一吸。我聆聽自己的喘氣聲，呼哧呼哧的。路上沒有一點雜音。啞默的樹林是良木，草葉上的露珠

散出它內在的光。  
如果沒有喜悅，時間僅僅是流過了我們。  
我舉目。圓月是穹頂上一個美麗的銀色紐扣。

讀《望洞庭》有感

遙望豫東平原上細小的申家溝淨水潺潺，我的胸中生起了白雲。白雲很白。是棉花的白。在這至親的土地上，我歌唱過，愛過，恨過，誦過蓮華，不曾痛過。七月的蜀黍越長越高，綠色的波浪舉著天穹。天沒有邊緣。沒有邊緣的天，亦能容萬物。南瓜秧子爬上了屋頂，有時我也爬上屋頂，與月亮邂逅煙。我的眼中唯有靜謐與靜謐的事物。  
閉目，讓心止息。在邊村自然的秩序裡，星辰垂著，天與地靜著，犬吠著，白銀盤中的青螺微微動著。山水翠著。我見到的自己醒著，眾生睡著。梵音飄著。野花香著。  
我的心是潭面。  
沒有風。我從無數個泥沙的我中找出另一個清新又遼闊的我。

讀《宿建德江》有感

我的心空寂了。  
在月光下，我照見的受、想、行、識是空的，照見的天穹、樹木、動物與江河是寂靜的。我的心裡沒有了宗教，沒有了直線前行的時間，沒有了思想，沒有了派別，沒有了我，沒有了我的形象，沒有了非我，沒有了臣服，沒有了畏懼，沒有了掛礙。  
只有事物的實相，比如鴨子是鴨子，它本來是什麼樣子就呈現什麼樣子。和靈魂開始旋轉它自由的齒輪。遙遠的江清。在巨大無邊的豫東平原，在黃崗鎮，申家溝的水也很清澈。  
我在純然地聽和看，與冥想不是幻想。

這精神的聖地，萬籟無音。  
月近人。  
月亮如如不動。  
是一顆心對月亮的無限神往。

讀《三衢道中》有感

人生的愉悅，全憑我們對於人生的認知。我沉浸於綠蔭和黃鸝四五聲中，是有趣的。白天，我學黃鸝試鳴叫幾聲，雀躍幾下，與另一隻黃鸝親暱一番。到了暮晚，我卸去眾多的形體和動物性的快樂。把不需要的東西皆卸去，我不需要的東西可真不少，腰帶和鞋子也不需要。  
我聆聽大自然的真實的妙音。我暢飲。我在申家溝的野曠上飛奔，僅有我一個人，像一匹飛奔的駿馬，掠過草和樹木多麼美麗。我仰天，看到七八個星天外。  
我最大的愉悅是遺忘。  
和試圖遺忘。  
在生命的道中，黃金的每一個瞬間。沒有昨天，沒有今天，沒有明天，只有永恆的此在與一顆乾淨的心容著萬物。

讀《夜雨寄北》有感

我穿越離散。  
念著北方的風。  
風吹淨的大地，大地上的草木、煙囪，白色的羊群和綠色的莊稼。在江南的孤寂中，我聽不懂吳儂軟語，吃不慣米飯。語言的障礙讓我產生了痛苦，我「在痛苦和無聊二者之間搖擺」。我遙念北方的麵粉多麼精細，和麵粉做成的麵條放上幾片荊芥，就有了靈魂。  
她是我的女人，在北方，倚著北方的山，沒有語言。她的眸子裡一定浸著水，注視著什麼。我可以想像北方的牡丹花已經盛開，麥子回到了糧倉，她好像沒有家。